



● [清] 强 健 著 ● 南京中医药大学 吉文辉 王大妹 点校

中医古籍

孤本



精选

伤寒 直指

设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

方。条晰病情，区画经络，候察色

脉，分别阴阳、邪正、虚实、表里，

昭然以垂万世，为立法制方之祖。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中医古籍孤本精选

伤寒直指

(清)强 健 著

吉文辉 王大妹 点校

(南京中医药大学)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寒直指/(清)强健著;吉文辉,王大妹点校.
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.6
(中医古籍孤本精选)
ISBN 7-5323-5763-5

I. 伤... II. ①强... ②吉... ③王... III. 伤寒论—研究 IV. R222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6112 号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2.75 插页 4 字数 425 000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65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
请向工厂联系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为《伤寒论》研究综合性专著，全书 16 卷，50 余万字。作者强健系清初上海名医。作者认为《伤寒论》为中医“立法制方之祖”，但由于原书已散佚，王叔和编次失序，故多缺漏讹误。于是精取成无己以下历代医家研究论述，对《伤寒论》逐章逐句进行诠释，“究其根柢，直指是非”。凡有疑窦处，均一一加以补偏救弊，“悉发前贤未尽之意”。全书第 1~7 卷为《伤寒论》原文及各家论注和撰者析疑。第 8 卷为伤寒原方分析，第 9~16 卷以《伤寒折衷》为蓝本，汇辑《内经》与各家有关四诊之论述与各家之方论。书前附有撰者总论，指明《伤寒论》审证处方之规矩法则。

本书撰成后 240 余年一直未能面世，今据原稿进行校点排印，原稿中脱漏处均参校他书予以补正。本书规模宏大、辑录完备、编次有序、分析精详，对今人研习《伤寒论》具有较大的学术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《伤寒直指》校勘记

《伤寒直指》，16卷，清·强健撰，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1年）作者定稿本。

是书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原书为撰者定稿本，书写工整，卷帙齐全，序跋有撰者铃印多处。查有关方志、书目等文献，或云已佚，或云不明存佚，皆无刊刻记载。查各馆藏书目也均未见载录。故知原书乃海内孤本，尚未面世，医界知之者甚少。原本今存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。

撰者强健，原名行健，字顺之，号易窗，清乾隆年间上海县（今属上海市）名医。史载其人“精绘，工篆隶，尤擅长医学”。其人“推崇朱震亨之说，临证善用石膏，人称强石膏”。嘉庆《上海县志》、同治《上海县志》、《上海县志札记》等均有其传。原稿本书写精良、工楷端秀，首尾如一。所铃印记“强行健”、“顺之”、“易窗藏书”、“易窗道人”等，均为篆文，有阴有阳，镌刻精美，与县志所载其人“分隶亦高古，尤工缪篆”完全相符。

《伤寒直指》全书16卷，近50万字，在历代《伤寒论》研究典籍中堪称蔚为大观。撰者强健认为《伤寒论》为中医“立法制方之祖”，“惜其书遭散佚，叔和编次失序……历代名医参互考订，是是非非，大抵随文释义者多，抉微

补漏者少”，因此，撰者以林澜（观子）之《伤寒折衷》（该书为康熙刻本，传世极少）为主，精选成无己以下历代医家各论，仍按王叔和编次，对《伤寒论》进行逐章逐句予以诠释，“究其根柢，直指是非”。凡有疑窦处，撰者均一一加以补偏救弊，“悉发前贤未尽之蕴”。撰者认为“不患道之不明，而患人之不自悟尔”，“病情传变，乃所患之经也。不可不循理推求。治法方药，乃救病之权也，不可不随机活变”。因此，主张读仲景书，应取孟子“以意逆志”的方法，重在领会揣摩其道理，防止胶柱鼓瑟，不明变通。

全书第1～7卷为《伤寒论》原文及各家论注和撰者析疑。第8卷为伤寒原方分析。第9～16卷为望色篇、舌法图、类证、变通方等，一本《伤寒折衷》，汇辑《内经》与各家有关四诊之论述和各家之方论，书前附有撰者总论，指明《伤寒论》审证处方的规矩、法则。全书规模宏大，编排有序，辑录完备，分析精详，对今人研习《伤寒论》具有较大的学术参考价值和临证指导意义。

是书除撰者本人论述外，内容包括《伤寒论》全文和历代论述，抄录中难免存在讹误，书中第13～16卷因虫蚀有较多处脱漏，今根据撰者所引原书，一一加以校正、补脱，个别无从补脱的字以空方格排出，并对原稿句读重加审定后排印。是书作为一部重要的《伤寒论》研究巨著，而且是近乎古代最后一部大全式的《伤寒论》研究巨著，在成书被湮没240年之后终于面世，可以说是既弥补了“不明存佚”的历史缺憾，又了却了古人的一桩心愿，差可告慰作者在天之灵，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

《伤寒直指》序

医乃性命之学而不易精，病于伤寒之证为难治，以其邪既杀厉而传变迅疾也。始太阳，终厥阴，六经病状，出自《内经》，未有方法，盖上古以针砭为工耳。逮汉张仲景撰《伤寒论》，而三阳三阴、传经、直中、两感、正病、合病、并病之旨始备。设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。条晰病情，区画经络，候察色脉，分别阴阳、邪正、虚实、表里昭然，以垂万世，为立法制方之祖。惜其书值丧乱散佚。至晋王叔和搜辑成编，失其次第，精义不能贯串，后贤引伸索解，恒叹遗珠。是伤寒书显而犹晦矣。窥其一句之内，只字之间，仲景力具史笔，岂肯忽略，以负后人。核其原论，可想见诸篇条理之断续纷纭者，乃遗文脱漏也。顾一经之中，病象多端，而主方只一最可疑也。如太阳伤寒主麻黄，中风主桂枝，治表之剂也，在里者亦可主于是乎？或谓从太阳所传，故以二汤为主。然表里悬殊，乌能概治。至三阳并病、厥阴、及痙喝霍乱等篇，文情舛错，有论无方。昧者不察，动口称之，举手法之，往往贻误。《内经》曰：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，初则应表，次则应和，终则应清、应下、应温、应补，各有随时调度。凡病层次，大法皆然，古今一理。麻桂辛温表药，混行直任，能无偏弊者乎？况仲景谆诫执方，明示禁条，经虽同而表里异，岂事一方以该六法之后先乎？夫法者，体也；方者，用也，相须而不相悖也。且三

百九十七法，考之终未合数。王安道《溯洄集》辨之甚详。即所引《内经》，分叙六经形证。如阳明篇无目痛，少阳篇言胸胁满而不言痛，太阴篇无嗌干，厥阴篇无囊缩。若此者，非无是证而勿论也，实有以脱之耳。书非仲景全璧，明矣。读仲景书，要知病情传变，乃所患之经也，不可不循理推求。治法方药，乃救病之权也，不可不随机活变。抑或人地不同，风俗偏尚，邪气为患则一，传经变病则一，勿作印定，始有见道之日。健于此备尝辛苦，稍知滋味，不得不为仲景辨。前辈发挥伤寒，奚止汗牛充栋。然能道其所以然，未尽所以然之妙，致后来之士犹豫趑趄，毫厘千里，道日远而日离矣。健后学，匪敢尚论古今。窃念人生疾苦，惟伤寒变幻叵测，故不惜心力，愿求根柢，以究差失。幸得林观子《伤寒折衷》，汇集诸家议论，参阅之久，不觉神游象现。奈板烬书少，未克流通宇宙，冀图复刻，尚乏其人。虽然，伤寒注疏，观子搜罗殆遍，但未厘剔是否，恐学者泥于趋向。因不揣荒陋，选精节约而复编之。凡有疑窦，悉补管见，以发前贤未尽之蕴。方之不合于证，有误于人者，更参脉舌之显晦，取先哲变通良法，斟酌损益，以体仲景大旨，而轨伤寒之实际，质诸高明，务期有济于世耳。许学士云：余读仲景书，师仲景法，未尝守仲景方。古今以为善得仲景之心者。即健校补直指之意，虽未能具见仲景面目，然以仲景之心为心，补偏救弊，非摘前人之疵，实补前人之阙，为学者因时制宜之助云。时

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春正上浣之吉

后学上海强健顺之撰

《伤寒卒病论》集

论曰：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。但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务。崇饰其末，忽弃其本，华其外而悴其内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焉！卒然遭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患及祸至，而方震栗。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，束手受败。赍百年之寿命，持至宝之重器，委付凡医，恣其所措。咄嗟呜呼。厥身已毙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，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。痛夫！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。不惜其命，若是轻生，彼何荣势之云哉？而进不能爱人知人，退不能爱身知己，遇灾值祸，身居厄地，蒙蒙昧昧，蠢若游魂。哀乎！趋世之士，驰竞浮华，不固根本，忘躯徇物，危若冰谷，至于是也。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》、《药录》、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卒病论》，合十六卷。虽未能尽愈诸病，庶可以见病知源。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夫天布五行，以运万数，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脏。经络腑俞，阴阳会通，玄冥幽微，变化难极。自非才高议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。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

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，中世有长桑、扁鹊，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。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。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。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。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。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，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。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仿佛。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管窥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，实为难矣。孔子云：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，多闻博识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术，请事斯语。

长沙守南阳张机著

《伤寒论》序

夫前圣有作，后必有继而述之者，则其教乃得著于世矣。医之道源自炎黄，以至神之妙，始兴经方。继而伊尹，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，俾黎庶之疾疢，咸遂蠲除，使万代之生灵，普蒙拯济。后汉张仲景，又广汤液为《伤寒卒病论》十卷，然后医方大备。兹先圣后圣，若合符节。至晋太医令王叔和，以仲景之书撰次成叙，得为完帙。昔人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之祖，盖能继述先圣之所作。迄今千有余年，不坠于地者，又得王氏阐明之力也。伤寒十卷，其言精而奥，其法简而详，非寡闻浅见所能颐究。后虽有学者，又各自名家，未见发明。仆忝业医，自幼徂老，耽味仲景之书五十余年矣。虽粗得其门而近升乎堂，然未入于室，常为慊然。昨者，邂逅聊摄成公，议论该博，术业精通，而有家学。注成伤寒十卷，出以示仆。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内，分析异同，彰明隐奥，候陈脉理，区别阴阳，使表里昭然，俾汗下而灼见。百一十二方之后，通明名号之由，彰显药性之主，十剂轻重之攸分，七精制用之斯见，别气味之所宜，明补泻之所适。文皆引《内经》，旁牵众说，方法之辨，莫不允当。实前贤所未言，后学所未识。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。昔所谓慊然者，今悉达其奥矣。亲覩其书，诚难默默。不揆荒芜，聊序其略。

时甲子仲秋日，洛阳严器之序

《伤寒论》序

夫《伤寒论》，盖祖述大圣人之意，诸家莫其伦拟。故晋皇甫谧序《甲乙针经》云：伊尹以元圣之才，撰用神农本草，以为汤液。汉张仲景论广汤液，为十数卷，用之多验。近世太医令王叔和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，皆可施用。是仲景本伊尹之法，伊尹本神农之经，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。张仲景汉书无传，见《名医录》云：南阳人，名机，仲景乃其字也。举孝廉，官至长沙太守。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。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。所著论其言精而奥，其法简而详，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。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，惟王叔和能学之。其间如葛洪、陶弘景、胡洽、徐之才、孙思邈辈，非不才也，但各自名家，而不能修明之。开宝中，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。其文理舛错，未尝考正。历代虽藏之书府，亦阙于讎校。是使治病之流，举天下无或知者。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，臣奇续被其选。以为百病之急，无急于伤寒。今先校定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十卷，总二十二篇，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，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。今请颁行。

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、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、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

《伤寒论》读法

读伤寒书，须识仲景以史行文，有纲有目。如六经篇起句称伤寒者，因伤于寒，称中风者，因中于风，为病之总名耳。或在三阳，或在三阴，传经入腑，表里寒热，汗下攻补之法，俱在下句分别。一节一条类如此也。其在三阳，称太阳病云云者，乃太阳初受邪，本经之表证也。其传者，曰传某经云云也。若传阳明，则曰伤寒二三日阳明病，此即太阳传经之里证也。竟称阳明病起者，乃阳明本经受邪之表证也。若传少阳，则曰伤寒三四日少阳病，此是阳明递传之半表半里证也。竟称少阳病者，乃少阳本经受邪之证也。其在三阴称太阴病起者，乃邪入太阴本经自病也。曰伤寒四五日太阴病者，此属三阳递传之里证也。称少阴病起者，乃直中少阴本经之阴证也。曰伤寒五六日少阴病者，此太阴递传少阴之里证也。称厥阴病者，乃寒中本经之阴证也。曰伤寒六七日厥阴病者，此递传三阴经尽，而多人腑之下证也。但称伤寒病而散见于诸经者，阴阳寒热，表里无定，非本经自病，必他经传来。或表里兼行，或经腑兼见，或阴阳错杂，或寒热兼具，盖非一种而治亦不同。其并病，则曰某经与某经并病。其合病，则曰某经与某经合病。类如此也。其过经证、瘥后证、及瘕喝风湿温疫等证、妇人伤寒，俱各纲举目张。总要得其起句之纲，然后能知下文之目。明此大旨，始易读仲景书，而可悟伤寒

之奥义。但其文法不一，有倒插、有影射、有遗漏、有误次。遥遥千古，终不是仲景全璧矣。然伤寒大法，必遵仲景。循其绳墨以审证处治，即不能尽对针锋，亦不失法家分寸。俾自信而人能信之，毋自误而更误人。嘘枯吹生，舍仲景何以救伤寒之危急哉！奈书因散佚，辞不达意，所赖历代名家见解，后人得以趋向。运用之妙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曰：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读仲景书当如孟子所云。读仲景《伤寒论》而不以意逆志，未得为善读仲景书，乌足明伤寒之道哉！

强 健 述

《伤寒直指》总论

窃惟伤寒，证多传变，非仲景著论以始之，后世孰能开此法门。人但知宗《内经》病热一语，罔识三阴直中之候。而麻附细辛之温经散寒，理中四逆白通通脉之回阳救阴，有斡旋造化之功，垂万世不易之法。无仲景则伤寒何所据。惜其书遭散佚，叔和编次失序，未免难明易误。历代名医参互考订，是是非非，大抵随文释义者多，抉疑补漏者少。欲求全璧，实难得焉。固非潜心会悟，阅历揣摩，则伤寒深奥岂容易言。何怪乎学者视为畏途，无人能破千载之弊，以入仲景之室。虽然，精伤寒者，代不乏人。其间非无名言至论，但未通盘了澈。观林氏《折衷》，则牝牡判然。健稔悉个中可否，不自揣量，纂此《直指》。志在开门见山，一望可即。然必读之有法，庶用之有效。读伤寒者，要识仲景纲目，始知旨趣之攸归。辨伤寒者，能味诸家精义，乃悟是非之迥别。纵千门万户，亦不觉头头是道矣。夫邪之轻重，在乎阴阳；病之浅深，在乎虚实；治之缓急，在乎表里；方之出入；在乎寒热。八要明而六法备，任其异同，极其传变，不越情理二字。意见得到，则亢害承制无遁情，逆从正反无偏弊。奈前贤议论，散见诸书，未得挈其纲领，以示进步之阶，故特举而论之，俾趋向不致多歧。是书也，精义在于注中，注有未尽，又当着眼于名论，如王安道之分晰异同。明伤寒即病，温暑晚发，时行寒疫，风疟风温温

疫等证之不得与伤寒同法。辟《活人书》、《原病式》之谬论，至切也。陶节庵之审证辨脉，别阴阳盛衰，悉传经直中之旨。再经过经之惑，摘成聊摄朱奉议之误解，处方用药之要，斟今酌古，至当也。王海藏、吴仁斋、王宇泰、李士材辈之阴阳偏胜，标本后先，察色验舌，方土异宜；李东垣、朱丹溪之除邪养正，根柢脾胃，皆至精也。此等文字，羽翼仲景大道，透达伤寒神髓，可谓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者矣。熟玩而精思之，不患道之不明，而患人之不自悟尔。嗟夫！伤寒疑案集此诸家精粹，健又补其阙略，已足发明。唯是方剂乃下咽救病之物，死生系之。群贤独少指迷，因循附和，所谓无人能破千载之弊者，在是，可不为之区别乎？夫医在于识病，去病全在处方。病识则决断无差，方对则治疗不误。其或决断虽是，而方不中病，病之死生，犹反掌焉。务当切理得法，不事刻画，仍合古人心印，始为高手。仲景书既不全，证论与方恒多相悖而难用者，若不穷究而详绎之，何以慰仲景，以度后世之人？因表而出之。如太阳篇中，下后脉促胸满，桂枝去芍药；微恶寒者，加附子汤；脉浮微热，表未解，小便不利，五苓散；邪陷胸中之枳实汤；脉浮自汗，小便数，脚挛急，加烧针之柴胡、龙骨、牡蛎汤，烧针令汗。针处核起，必发奔豚之桂枝加桂汤；半表半里证而咳之，人参、姜、枣、加五味子、干姜之小柴胡。阳明篇中，大便硬，渴欲饮水之五苓散；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，无表里证，大便难者之大承气。少阴篇中，下利不止，便脓血之桃花汤；咽中痛之半夏散。厥阴篇中，伤寒脉促，手足厥逆者之可灸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皆证不合

方，方与证碍，极难信任者。不得不逐一厘剔，酌论变通良法以疗之。吁！仲景法祖，原为万世准则。其书之扞格难通者，盖因残缺失次，注解未莹，是以千百年来，疑信相半。前贤纵有发挥，犹未悟仲景当日著书，因感触而发，拟议之作。虽与《灵》、《素》相表里，究非经验成案。独丹溪识此来历，而序《格致论》云：夫假说问答，仲景之书也。能知其如此，则从事伤寒，思过半矣。乃今世浇质薄，证变异常，古方今病，岂尽宜然。所以动辄得咎，裹足于伤寒之门，莫之能读，莫之能治。即或治之，无非循墙扞壁，混以杂病方药浪施，殊失仲景大法。积习相沿，貽人夭枉而莫之醒也。古人云：欲流之清必洁其源。既感林观子汇集之难，健复淘洗黑白，直指是非。庶几有济于世，无误于医，可以相忘乎畏途矣。

强 健 撰